

书房窗前夜雨,滴滴答答是春的缠绵。雨声时轻时重,敲打我独处的时间。望见一本书,回忆的入口就被打开。我开始跌入往事的特定时空里。

1981年,我读高中。也是春季,父亲给母亲来信,大意是:同事给他推荐一套书,上海出的,说对我高考很有用。考虑好些日,他托人买到了,休假时带回……

以现在的话说,父亲将带回教辅书,要给我补习营养了。“上海出的”,母亲也很高兴。

我的父亲很信任上海,这里顺便可以插一小段故事。那些年,家里有一台拧一次发条走十五天的“三五牌”台钟,逢几点就会敲几下。听母亲说,父亲梦想这台钟多年,做通母亲工作,专门跑上海买回家。每次假日休息回来,他都要做一件事,找块软布,在台钟身上擦了又擦。夜深了,敲钟12下,

寻芳浦江滨

吴雨田 摄



巴金故居位于上海武康路113号,这座花园洋房始建于1923年,巴老在此居住近半个世纪。2011年12月1日,经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

前一天的11月30日下午,我去故居准备开馆工作。踏进房间,看见桌边坐着一位老人,桌上放着一幅带框的画。我不认识这位老人,只看到这幅画中巴老那饱经风霜、刀刻般的脸庞隐在红梅绽放的树枝间,画上还题了一首诗《你是谁》,开头是:“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是战士?还是刚放出来的囚徒?……”视觉冲击加之文字的震撼,让我印象深刻。题诗者为黄永玉,我当时孤陋寡闻,不知其为何方圣贤。我又看了看坐在桌旁的老人,只感觉他挺和蔼

七夕会

到了能自主决定生活重心的年纪,经济上虽无压力,却未曾有买房打算,于是便和父母合住在公寓里。倒也不是啃老,上海人讲起来,这是“会过日子”,或者“有个关照”。可是,同一屋檐下,代际冲突毕竟不可避免,应了那句老话:人和人之间,距离才是美。和父母之间的鸭子都以为是一样,时而冷两天,时而热三天。冷时像是陌生人,热时像是好朋友。总之,成年人碰成年人,再也从前了。

冬至那个周末,上海的天气突然飙升至二十摄氏度上下。连豆香园里的鸭子都以为是春天来了,拍拍翅膀,呀呀直叫。不料到了周日,气温突然跳水,上海又变成了冰箱。早起的穿衣策略里,再也顾不上风度二

也不心烦……所以母亲说,这套书一定好。

父亲带回的,是“数理化自学丛书”,装在他常用的白色帆布双肩地质包里。背带,把父亲的肩膀扣得很紧。

书自海上来

一本一本取出来。这些书的封面写着:“代数”“三角”“平面几何”“物理”“化学”……父亲把书叠放在桌上,说了句:“怎么能不学好数理化?”他又伸伸腰,那么吞吐了一口。像是松口气,也像叹了口气。

一天天接近高考的那些日子,这套丛书的17本书,每天陪着我。我也陪着这些书。现在,还保存下来其中一本:平面几何。

丛书的每一本封面都用草绿色,寓意希望吧。扉页重印说明有一段话:“这套丛书是1966年前出版的,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但这套书被扣上所谓引导青年走白专道路的罪名,不准出版……粉

桌边老人

孙一兵

的,就向他问好。他说,他和巴金是挚友,知道巴金故居修缮后开放,特地画像并专程送来。随后我就去准备开馆工作了,但这幅画和题诗一直在脑海中闪现,促使我又回去拍了照片。

时光荏苒,2023年6月13日,虚岁100岁的黄永玉老先生仙逝,我从视频上看到并对黄老有所了解,这时才对上号,原来当年那位老人就是黄永玉先生。也感到诧异,素有“老顽童”之称的黄永玉居然画了这么严肃的画,题了这么令人震撼的诗。

巴金故居开放一晃近15年,整理老照片,偶然翻到这几张,勾起回忆。二位先生已去,风骨值得追怀继承,故述片段记忆共勉。

字,首要考虑的就是穿保暖内衣,以抵御严寒。父亲跑到海南度假,母亲一定要参加活动,不肯走。那天早晨,母亲穿着三件毛衣从卧室里出,每一件都十五年以上历史了,外面这件还打着补丁。她说,这是勤俭节约。我本来不想和她讲话,但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妈妈,这些衣服穿不烂的。你看电视里,西汉古墓挖出来的女尸,她身上那件衣服都没烂掉呢。你想想看,这些衣服穿到何时才是头呢?”母上不悦,惹我说,我明明知道她的性格,还在丢衣服前让她挑选保留,都是我的错。

我想,给了她钱,她也不会去买衣服的,只会一个劲地存,说是为我存的。看她穿旧衣又实在不忍心。突然灵机一动,找



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许多工农群众和干部在党的十一大精神鼓舞下,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他们来信要求重印。丛书主要读者对象为青年工人、知识青年、在职干部,也可供中学教师参考。”

1978年1月是书籍修订重印的时间。1980年前后那些年,班级里条件好一些的同学,也有了这套书。他们中的好学者,的确因有了丛书变得进步。我偏科,纠偏无力,这套书虽厚,却不能垫高我的起点。我没有考上大学。

书,花了父亲小半月工资。这是母亲后来提起的。父亲信上说“考虑好几日”,现在想来,五个字的信息量足够多。

母亲也给我买过一本书。说准确些,是一本《少年科学》杂志(1979年5月号)。那是坐火车路上,列车售货员向母亲推荐的。

父亲的丛书与母亲的杂志,放在一起,厚薄不一,色调风格各异,却有两个共同处:开本大小一致,都出自上海。“丛书”上可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杂志写着“《少年科学》编辑部编辑”/“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出版……

它俩一道站在书架上,我随手便能触摸它们。忽然明白,父亲母亲生前喜欢上海出品,是因为上海是一种象征。他们

一定希望我的心里照进科学文化的光,也被上海的光照亮。

今夜,我捧起47年前的《少年科学》,读见徐霞客的故事和他的“行迹图”,图上标示着五十多个重要的地理名称。“科学之谜”的专栏里,叶永烈先生《揭开微观世界的奥秘》,从“不可分割的微粒”,写到“庄子与墨子的争论”“分子和原子”“基本粒子‘大家庭’”……

科普文字还能那样写!开头一段,叶永烈先生用这样的角度和文字开场——人们爱花。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神曲》一诗中,曾这样写道:“我向前走,但我一看到花,脚步就慢下来了。”

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是一个爱花的人。当他吸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时,却思考着一个科学之谜:为什么丹桂花开,香飘万里?

德谟克利特走到河边,看见鱼儿追逐嬉戏,又引起了他的思考:鱼儿在水中能迅速游动,说明水并不是非常紧密的吧?……

母亲给我买回杂志那年,我16岁,作者揭示的奥秘,理解了多少,我已一点记不起来。而今再看,还那样兴味盎然。

夜雨敲打我的窗口,也敲打我的时间,让我的记忆流动、生动、热烈,有了质感。光阴流逝,记忆可以永存。

很想对我的父亲母亲说,我的每一天,都感受着“数理化”们带来的生活之变;我的每个时刻,都与“微观世界”发生着联结。科学美妙,烟火依旧。

润香期待纯真真,清雅每从浅淡来。去年春上,朋友益山招伙云南白茶,我带了明前碧螺春打上门去,一粗一细,一酃一清,高下立判,益山折了一筹。今年谷雨前,益山网购了明前龙井,又请几位去品新茶。

益山取出四个白瓷小茶盅,郑重其事地拆开茶叶包装,随手放入数片茶叶就去烧水了。我看了外包装上的产地是浙江新昌,用了新昌大佛寺的名号。再看茶叶,确是今年一芽新茶,只是黄叶绿叶杂处一起,估计是大呼隆炒茶,将不同种的茶树叶子混在一起。开水冲泡后,芽开了,汤色绿带微黄,茶香溢出,品一口,就是春天的味道。朋友辰星,汤汤颌首赞,益山蛮开心。

我说茶不错,“且将新火试新茶”也算是快事一桩。不过此龙井非彼龙井。此茶色香味还不错,但称大佛龙井,只是借了“龙井”的外形和炒茶方法。西湖产区有多大呢?一万多亩。只有核心产区狮峰山下不到一千亩产的茶才可称为“狮峰龙井”,至于龙井村那片地的茶更是绝品,村中庙前十八棵茶树,经乾隆皇帝四次探访封为“御茶”,

一定希望我的心里照进科学文化的光,也被上海的光照亮。

今夜,我捧起47年前的《少年科学》,读见徐霞客的故事和他的“行迹图”,图上标示着五十多个重要的地理名称。“科学之谜”的专栏里,叶永烈先生《揭开微观世界的奥秘》,从“不可分割的微粒”,写到“庄子与墨子的争论”“分子和原子”“基本粒子‘大家庭’”……

科普文字还能那样写!开头一段,叶永烈先生用这样的角度和文字开场——人们爱花。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神曲》一诗中,曾这样写道:“我向前走,但我一看到花,脚步就慢下来了。”

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是一个爱花的人。当他吸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时,却思考着一个科学之谜:为什么丹桂花开,香飘万里?

德谟克利特走到河边,看见鱼儿追逐嬉戏,又引起了他的思考:鱼儿在水中能迅速游动,说明水并不是非常紧密的吧?……

母亲给我买回杂志那年,我16岁,作者揭示的奥秘,理解了多少,我已一点记不起来。而今再看,还那样兴味盎然。

夜雨敲打我的窗口,也敲打我的时间,让我的记忆流动、生动、热烈,有了质感。光阴流逝,记忆可以永存。

很想对我的父亲母亲说,我的每一天,都感受着“数理化”们带来的生活之变;我的每个时刻,都与“微观世界”发生着联结。科学美妙,烟火依旧。

梦想千千万,朴素的梦想最美。我采访过许多公交行业的汽修技术能手。他们怀揣梦想入行,通过发奋努力,实现了“大师梦”“工匠梦”。

小孙子刚刚读小学二年级,他在小作文《梦想》一文中谈到了他的许多梦想:做一名消防队员,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一名中医,医治老百姓的各种疾病;做一名考古工作者,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

在结尾处小家伙写道:“我的梦想太多了,想选一个太难了。”这句话精彩。梦想太多,就难以实现。梦想要简单、实在、明确,这样才会变为美丽的现实。

柜里的酒红色大衣、黑色裤子,戴着黑色贝雷帽,还配上了她自己的一条红色围巾。哇,我的天啊,格调立马出来了。这套衣服在她身上比在我身上好,绝对有腔调。我丝毫不吝夸赞,大大方方夸奖了一番。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性格和母亲不像,价值观也不同,现在想想,在“物尽其用”这点上,还是大有相似之处的。“共享衣柜”这个项目好。

今天母亲又打开共享衣柜了,戴上我的那顶裘皮靠帽,在镜子前转了半圈,问我好不好看,然后硬拉着我帮她拍照。我说:“等下出去你朋友会帮你在外面拍的呀。”她笑笑:“家里就要拍。从家里开始拍。”

据说啊,其明前一斤要六万多元。一番话说完,我从包里拿出今年的明前狮峰龙井。包装筒简单,拆开密封透明袋,一张方正的牛皮纸包了茶叶,很传统。用玻璃杯倒上开水,等温度略降后放入茶叶。不一会儿茶叶慢慢入水,一根根竖在杯中,凑近杯口有香气微微溢出。这是不同的泡茶法。刚才的

春日斗茶小记

许家树

大佛龙井是直冲法,香气即冲即出,但不持久,茶叶也容易焦。我用的是上投法,溢香久,汤色青绿时间长。人口后两种茶的差别就品出来了。

益山曾听专家介绍说,明前茶比较淡,不如雨前茶耐泡。又因明前茶稀少,所以价格昂贵;雨前茶也很好喝,价钱便宜很多,更受欢迎。这话有道理,但漏说了关键。明前气温低,茶树生长慢,是一芽叶;雨前气温回升,茶树生长快,是二芽叶,两者外观很容易区分。明前茶里主香气的氨基酸高,主苦的

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萨拉热窝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

上世纪70年代,《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为代人们勾勒出这座城市的最初轮廓。银幕中的萨拉热窝,是被占领的前沿,也是隐秘运转的抵抗网络。那句反复回响的提问“瓦尔特是谁?”最终指向整座城市本身:“他,就是这座城市。”

城市由此被赋予人格,历史也有了可以触摸的形状。但真正走进这座城市,影像里的叙事开始松动。

现实中的萨拉热窝松弛而日常——人们喝咖啡、聊天、工作,时间被拉长,城市在一种近乎平静的节奏中缓慢运转。

只是,平静之下,埋藏着未被抹去的历史。理解这座城市,往往要从巴什察尔希亚开始。石板路、铜器铺、低矮店面与咖啡香气,仍保留着奥斯曼时期的肌理。15世纪以来,这里是区域贸易中心,商人、工匠与宗教机构共同塑造了城市的结构。然而,只需步行十分钟,历史便发生转向。奥匈帝国时期的电车线与新古典主义建筑,将另一套欧洲秩序嵌入其中。

在萨拉热窝,历史不是线性推进,而是层层叠加——奥斯曼、奥匈、南斯拉夫,以及更晚近的全球力量,在同一空间中共存,却始终未能完全融合。在摩擦中共处,也在差异中寻找平衡。

这种结构在1914年达到临界点。萨拉热窝事件在此发生,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站在拉丁桥边,游客往来不息,却很少再追问:为何一座山谷中的城市,会成为全球秩序崩裂的起点?或许答案并不复杂——它处在各种力量的交界处,不同秩序在这里叠合、错位,张力也因此不断累积。

如果说1914年是引爆点,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是伤口本身。战争的痕迹至今仍在。墙体上的弹孔、山坡上延展的白色墓地,使死亡成为可见的存在。

萨拉热窝隧道博物馆则记录着另一种坚持——那条开凿于1993年的地下通道,曾是城市唯一的生命线。它既是通道,也是象征——在极端封锁中,城市仍在寻找延续自身的路径。

战后,修复提上日程,而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一座经历过暴力与撕裂的城市,究竟应当选择遗忘,还是记忆?美国建筑师勒凯尔·伍兹曾提出一套重建构想。在他的图纸中,城市不应被简单修复为“战前的样子”,而应以一种近乎激进的方式,承认并呈现自身的断裂。那些带有强烈想象力的设计,试图将战争遗迹直接纳入新的建筑体系之中,使破坏本身成为城市形态的一部分。尽管这一理念备受争议,但却引发人们对重建方式的思考。

萨拉热窝选择了将记忆嵌入日常。街道上被称为“萨拉热窝玫瑰”的红色印记,标记着曾有生命消逝的地方;战争遗迹与弹孔,被保留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这里,重建不仅是修复建筑与基础设施,更是一种对城市精神的重构。不同族群之间的重新共处、公共空间的再生,以及日常生活的恢复,共同构成了战后城市真正的“复苏”。

对中国游客而言,这一切又多了一层意味。在老城铜匠街,一间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关的店铺仍在营业,门口甚至写着中文。人们在此拍照,将电影中的想象与现实中的空间短暂重合。

离开时,那句熟悉的台词再次浮现:“他,就是这座城市。”只是此刻,它已不再指向某个英雄,而是指向这座城市本身,以及其中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与记忆。

茶多酚少,口感较好,但不耐泡;雨前茶里茶多酚和咖啡因都提高了,提神,耐泡,但口感就差了点。还有很重要一点:明前茶树没有虫,不用打药;清明后有虫,茶农会打农药,这是让人担心的因素。

我们聚会永恒的主题是交流近来读书心得,这次自然也不例外。益山最近在读刘斯奋的《白门柳》三卷,评价不错。我说自己近来在背陈亮的词,发觉他用典极多,几乎一句一典。益山说,用典与诗词浑然一体,不被人看出才是高手。我猛醒,如醍醐灌顶,大有得益,此金句暗自牢记。去书房转一圈,十多年前我写的条幅已泛黄还挂着,我对益山说,满墙的书把隔板都压弯了,藏书也要瘦身,张宗子文选和张岱文集可以去掉一本,隔板间弄些木板撑一下。汤汤古文背功甚好,今天却转职摄影师,又是录又是拍,回家后发来大量影像。辰星当年插队江西,视之为第二故乡,喜读《滕王阁序》,乔迁时我曾用书写了装框相送,他说至今还没背出,甚为汗颜。不过对今天的斗茶印象深刻,饱了耳福,又有口福,甚乐焉。

在萨拉拉热窝行走

袁源

朴素

朴素

朴素

朴素

朴素

朴素

朴素

朴素

朴素

朴素

朴素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

时尚